

Arthur Camus

加缪作品

墮落

La Chute

丁世中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加
缪
作
品

墮落

La Chute

丁世中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堕落 / (法)加缪(Camus, A.)著;丁世中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3.8

(加缪作品)

ISBN 978-7-5327-6177-7

I. ①堕… II. ①加… ②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5704号

Albert Camus

La Chute

堕 落

[法]阿尔贝·加缪 著 丁世中 译

责任编辑/冯涛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75 插页 5 字数 49,000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8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6177-7/1·3667

定价: 20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 T: 0533-8510898

先生，我能否为您效劳而又不令您感到厌烦？我担心，那位在此当家做主的、可敬的大猩猩听不明白您的话。的确，它只懂荷兰语。除非您授权我为您解释，否则它猜不出您是要刺柏子酒。喏，我自以为让它听懂了我的意思：这频频点头大概表示它已被我说服。它去拿酒啦，而且在赶紧做，只是还有点从容不迫。您运气不错，它并没有嘟哝。它如果不肯上酒，就嘟哝一声，谁也不会坚持。完全凭兴致办事，这是大动物的特权。不过我退场啦，先生。很高兴为您效劳了。谢谢您，也接受您的谢意，假如确知没给您找麻烦。您太好啦。我这就把我的酒杯放在您旁边。

您说得对。它的沉默与咆哮如雷声一样有效。那是原始森林的沉默，连嘴巴也“含而不露”。我有时不免惊诧：这

位不出声的朋友何以抵制文明的语言。它的工作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店里接待各国水手。不知何故，这酒店被命名为“墨西哥城”。既然担当如此的重任，人们可以担心：它的无知或许会造成种种不便，您是否也有同感？设想一下：克罗马尼安人^①在巴别塔^②里住了下来！他们至少会有身处异乡之感。不过不要紧，咱们这位朋友不觉得流离失所，却只顾走自己的路，什么也影响不了他。我从它口里听到的一句话是要有所取舍。取舍什么？大概是“取舍”这位朋友自身。我得向您坦言：我整个儿被这类动物吸引住了。谁要是由于职业或禀赋而对人类进行了大量思考，谁就可能怀念起灵长类动物来。这类动物是没有私下盘算的。

说实在，咱们的主人倒是有几分盘算，尽管是暗中盘算。它怎么也听不懂人家当着面说的那些话，结果就形成多疑的性格。因此，它总是摆着一副严肃而戒备的面孔，这说明它至少已觉察到：在人类之间有点儿不顺利的事情。这

① 据传为公元前一万年旧石器时代人。

② 巴别，《圣经》中的城市。诺亚的后代拟在此建通天塔，上帝怒其狂妄，使建塔人突操不同的语言，塔因此终未建成；此塔被称为“巴别塔”。

种心情妨碍了讨论与它工作无关的话题。比如请注意：在它脑袋后面的底墙上，有一块长方形的空白，那原是由于撤去一幅画而留出的空间。从前这里确曾有过一幅画，画得很有意思，不啻是一幅杰作。而当酒店主人接受和出让这幅画时，笔者都在场。那两次都流露出一种疑虑，并且是在深思熟虑好几个星期之后。就这点而论，不能不承认：社交多少损害了它那坦诚朴素的天性。

请注意：我不是在评判它。我认为它的戒备是有道理的。假如不是如您所见，我那开朗的性格与此适巧相反的话，我倒愿意分担这种戒意。可惜我多嘴多舌，也很容易跟人家搭上腔。虽然我也懂得保持适当距离，但还是要利用一切机会。我住在法国的时候，每逢碰到才识之士，就立刻将他变作社交对象。哦，我注意到您对我用虚拟状皱了眉头。我承认自己对一般优美语言的爱好，并偏爱这罕见的语态。请相信，我常自责有此弱点。我也知道：喜欢穿细白的衣袜，并不等于脚上有泥。不过，讲究文体就像府绸常常遮盖湿疹一样，起着掩饰作用。我自我解嘲地认定：说风凉话的人自己也不是纯而又纯。可不是吗，咱们还是喝刺柏子

酒吧。

您将在阿姆斯特丹长期逗留吗？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，对吗？很有魅力？这形容词我很久没听见啦。自从我离开巴黎之后，已经有好几年啦。但心灵是有记忆力的，我对本国的首都一点儿也未遗忘，连它的河岸都牢记心间。巴黎恰似一幅美景图画，在绝妙的景致中居住着四百万人影儿。按最近一次人口普查，应当是近五百万？可不是，他们又制造了一批娃娃。这不出我意料。我总觉得同胞们有两大乐趣：一是制造思想，二是通奸。可以说是乱来一气。再说也不必责备他们，不光是他们如此，连整个欧洲也落到这种地步。我有时想：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论我们。也许他们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现代人：他们通奸并读报。在做出这有力的定义之后，可以说这个论题就穷竭了。

哦不，荷兰人可远远没有那么现代化！请看看他们：他们有的是时间。他们在干什么呢？哦，这些先生们靠这些女士们的劳动过活。他们不论男男女女，都属于明显的市民阶级，上这里来或者是听信了谎言，或者是由于愚蠢。总之，是由于想像力过盛或不足。这些先生们不时弄弄刀枪，

但别以为他们会持之以恒，不过逢场作戏罢了。放了最后一枪，他们便惊恐而死。虽然如此，我觉得他们还算有德行，胜过那些拖拖拉拉、成家成户谋杀的杀人犯。您难道没有注意到：我们的社会正是为了这种模式的清洗而组织起来的吗？您大概听说过：巴西的大江小河里有一种小鱼，它们成千上万地拥向鲁莽的游水者，在瞬息之间，就用小口小口的咬啮将他们清除掉！剩下的只有干干净净的骨架儿。不错，它们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。“您想跟所有的人一样，过得体的生活吗？”您当然会作肯定的回答。怎么会说“不”呢？很好，人家会清除您。给您一份工作、一个家庭，以及有组织的休闲娱乐。于是小口小口的咬啮指向您的肌肤，直至骨髓。不过我说得不准确。不应该说那是“他们的”组织。归根结底，是“我们的”组织：看看到底是谁清除掉谁！

人家到底送上了咱们的刺柏子酒。祝您万事如意。不错，大猩猩张口管我叫“博士”呢。在这些国家里，人人都是博士或教授。他们出于谦逊或善意，总是显得恭恭敬敬。至少，在他们那里，恶意还没有变成国家体制。不过我并不

是医学博士。您若想了解，我来此之前是当律师的。现在我充任感化法庭的法官。

请允许我介绍自己：我是让·巴蒂斯特·克拉芒斯，随时准备为您效劳。很高兴认识您。您大概在经商吧？差不多是这样。回答得妙！也堪称准确，我们凡事总是“差不多”。瞧，请允许我假扮侦探。您跟我差不多的年纪，从目光看，很了解那些四十岁上下的人：他们差不多已经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。您差不多穿戴整齐，也就是跟在我国国内差不多。您的两手肌肤细腻，因此，您差不多是个城里人！不过是个精明的城里人！对虚拟状动词的未完成过去时皱眉头，这就双倍地证明您有文化：第一您能识别；第二您感到不舒服。还有，我能引起您的兴趣，不揣冒昧地讲，这表示您的思想还算开放。您差不多是一位……？可这有什么要紧？职业还不如教派能引起我的兴趣。请允许我提两个问题，如果不算唐突即请回答。您有财产吗？有一点儿？没有。您就是所谓的古犹太不信《圣经》的教徒了。假如您不上教堂读经，那我就得承认您不会有长进。有长进？您读过《圣经》？您可真令我感兴趣哩。

至于我……就请您自己判断吧。看看我的身材、肩头以及长相(常有人说“凶神恶煞”),我倒很像橄榄球员,不是吗?但如果从谈吐来判断,就应当承认我有点儿精明。给我提供驼毛的那只骆驼大概患有疥癣;另一方面,我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。我也了解很多情况,却毫无戒备地仅仅凭面孔就对您诉说衷情。不过别看我文质彬彬、谈吐不俗,却是泽迪伊克水手酒店里的常客。得啦,不必追究啦。我的职业是双重的,就像人有双重性一样。就是如此。我已说过,我充当感化法官。就我来说,有一点是清楚的:我一无所有。不错,我曾经很有钱;不过却没同任何人分享过什么。这说明什么呢?说明我也不信《圣经》……?哦,您听见港口的鸣笛声吗?今夜在须德海上有大雾呢。

您就走吧?请原谅我也许耽误了您的时间。请不必付钱。您到“墨西哥城”就是到我家来做客,我很高兴在家里接待您。我明天晚上肯定在家,跟其他日子一样。我十分感激地接受您的邀请。您回去的路嘛……这个……要是您不反对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送您到港口。从那里绕过犹太人居住区,就是那几条漂亮的大道了。有轨电车满载鲜花,伴着

吹吹打打的乐队从那里驶过。您的旅馆就在其中之一的丹拉克大道上。请先走，我跟在您后面。我呀，我住在犹太区，在希特勒分子将它“清洗”之前就叫做“犹太区”。清洗得真干净！七万五千名犹太人被流放或杀害，是“真空式”的清洗啊！我欣赏这不懈的努力、这前后一贯的耐心！人如果气质不行，就得讲究方法啰。在这里，方法无疑创造了奇迹。我现在就住在发生有史以来最大一宗罪恶的那个地方。也许正是这帮助了我，使我能理解大猩猩和它的戒意。这样，我就可以克服自己容易同情别人的天性。现在，当我瞥见新面孔时，内心就敲起了警钟。“慢着点儿，危险！”即使同情心十分强烈，我也还是提防着。

您知道吗？在我那小村子里，一名德国军官在一次镇压行动中，竟彬彬有礼地请一位老妇在两个儿子中挑一个作为人质处决。您想像过吗？要挑选！这个，不行，那个吧。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带走。不必细讲啦，但请相信，先生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出现。我认识过一个心地纯净的人，他不愿对人怀有戒意。他是和平主义者，崇尚自由，他一心一意爱全人类和各种动物。具有超凡入圣的心灵，这是毫无问

题的。很好。在欧洲最近的宗教战争中，他隐退到乡间。他在门口挂了个牌子，上书：“不管您从哪儿来，请进来，欢迎入内！”您猜猜看，是什么人“应邀”了呢？是民团分子，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地闯入，并且剜心剖腹地结果了他。

哦，对不起，夫人！何况她反正也没听明白。来了这么多人，嗯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况且是冒雨而来。这雨接连下了那么多天！幸好还有刺柏子酒，这片黑暗中惟一的曙光！您感觉得到它反射在您身上的那金色或铜色的光芒吗？我很喜欢趁着刺柏子酒的酒酣，在夜色中漫步，走遍城中大街小巷。我成夜成夜地漫游，徜徉于梦境，或者无休无止地自言自语，就像今晚一样，是的。我担心有点儿把您搅糊涂了。谢谢您保持礼貌。不过我已说过了头。只要一张嘴，字句就从我口里不断流出。何况这个国家赋予我灵感。我爱这个国家的人民，他们熙熙攘攘地走在人行道上，挤在弹丸之地上的房子里或水面上。四周是浓密的雾或冰冷的田野，海浪滔滔，像肥皂水一样冒泡泡。我爱他们，他们分身有术，既生活在这里，也在别处。

可不是吗！听听他们踩在厚厚石板上重重的脚步声，看

着他们笨手笨脚地从一家店铺走进另一家(店里满是金黄色的鲑鱼和褐黄色的珠宝),您准会以为今晚他们是在此地。您和大家全都一样,把这些好人当成一群行会职员和商人,怀着来此超度的梦想一个铜子儿一个铜子儿数着自己的钱,而惟一的乐趣就是戴着宽边草帽去上人体解剖的课程!您可是弄错啦。不错,他们是在我们身边行走着。但是,请看看他们的头昂立在什么地方:是在那霓虹灯、刺柏子酒和薄荷香气做成的薄薄云雾之中,那云雾正从红绿相间的商店招牌上徐徐下降。荷兰是一个梦,先生,是黄金和烟雾的梦:烟雾多在白天,黄金多在夜间。而不论白天黑夜,梦里的人物都像德国神话中的圣杯骑士,骑着装着高高车把的黑色自行车,神思恍惚地飞快前进,像是一群群黑色的天鹅,在全国沿着一条条运河,围着一片片海面,无休无止地旋转又旋转!他们在梦想,昂首于金黄色的云雾之中。他们周而复始地旋转着,他们像梦游者一样,在薄雾的金黄色烟云中祈祷着,他们已不在此地。他们已飞向千万公里之外的爪哇,那远方的岛屿。他们取来面目狰狞的印度尼西亚神怪,陈设在所有的玻璃橱窗中。这些神怪此刻正在我们头顶游荡,然后

再降落在商店招牌和层次分明的屋顶上，为的是让那些怀旧的殖民者记住：荷兰不仅是商人们的欧洲，也是无边无际的海洋。那海洋直通日本国，直通让人们疯狂而幸福地死去的远方海岛！

然而我身不由己了，我在辩解了！请原谅。先生，这是由于习惯、禀赋和愿望，总是想让人了解这座城市，以及事物的实质！因为我们接触到了这个核心。您是否注意到：阿姆斯特丹那些环绕一个中心的条条运河，很像地狱的一层层圆圈？当然是市民式的地狱，充满各式各样的噩梦。当人们从外面走入，随着跨过这一圆圈的步伐，生活（当然包括它的罪恶）就变得越来越沉闷、越来越黑暗。这里是最内层的一圈了。也就是……那个圈子了。哦，您知道吗？活见鬼，真难把您归类呢。但您应当会理解：我可以说事物的核心正在这里，虽然我们的位置是在欧亚大陆的终端。一个敏感的人能理解这些奇怪的现象。无论如何，那些读报者和通奸者深入不下去啦。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，在内海的海边上、那淡黄色的沙滩上止步。他们聆听汽笛声，徒然在雾色中寻找舟楫的身影，然后再次跨过那条条运河，在蒙蒙

细雨中折回。他们瑟缩着用各国语言要求“墨西哥城”送上一杯刺柏子酒。我正是在“墨西哥城”等候他们光临。

先生、亲爱的同胞：那么明天见吧。不啦，现在您识路了，我到那座桥边就同您分手。夜间我从不过桥，这是由于某种祈愿。不管怎么说，假定正好有人投水自尽。有两种办法，二者必居其一：或者您跟着往下跳，好将他救起来，而这在冬季则冒着最大的风险！或者您不闻不问，而那之后的余生，却会留下无尽的痛苦。祝您晚安！什么？这些橱窗后面的妖艳女郎？先生，那是梦，廉价的梦，是到印度去远游！这些女士们用调料做香水，您若走进去，她们便放下窗帘，于是航行开始。神怪就会降临到赤条精光的身子上，而那些岛屿便悠悠忽忽地漂流起来，摇动着棕榈树叶般垂吊的长发。您不妨一试。

感化法庭的法官是干什么的？啊！我这件事引起了您的兴趣。请相信，我没有耍花样，我可以更清楚地解释一下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也是我的职责。但先得跟您讲一些事实，一定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我的故事。

几年前，我在巴黎当律师，而且谢天谢地，是一名颇为人们知晓的律师。当然，我没有把真名实姓告诉您。我有一门专项业务：为高尚的诉讼辩护。像常人说的那样：“帮孤儿寡母的忙。”但也不知怎么搞的，总有一些提出过分要求的“寡母”和一些性格暴戾的“孤儿”。但是只要从某一被告身上嗅到一点儿“受害者”的气息，我就马上挽起袖子来打抱不平。这可是什么样的“打抱不平”啊！简直就是急风骤雨！我全力以赴地进行辩护。您真可以认为：正义之神每

天夜晚伴着我睡觉！我可以确信，您一定会赞赏我语调精当、情感真实、振振有词、热情洋溢，我的辩护词写得义愤填膺而又不失分寸。我生就一副尊严的体态，善于毫不费力地摆出高尚的架势。何况令我勇气倍增的还有两种真诚的感情：因为站在正义一方而心满意足，以及一般说来对法官怀有本能的蔑视。不过或许这蔑视终究不是那么“本能”。我现在明白了，这蔑视自有其道理。但从外表上看，这蔑视像一种身不由己的激情。人们无法否认，至少在眼下，还是需要法官的，可不是吗？不过，我无法理解的是：一个人竟可以自己指派自己担任这惊世骇俗的职务。我可以接受法官的存在，既然我面对法官，但这有点儿像我接受蝗虫的存在。惟一的区别是：这些害虫的肆虐没有给我增加一分钱进款，但我与那些自己蔑视的人辩论却可以谋生！

喏，就是这样：我站在正义一边，良心上就过得去了。亲爱的先生，感受到法律的力量，因为在理而心满意足，由于自重自敬而不胜欣慰，这些都是强有力的支柱，足以让我们屹立于天地，或让我们勇往直前。与此相反，如果您剥夺了人们享有的这一切，就会使他们连猪狗都不如。有